

城南的老街很会渲染情绪，你只要是走进去——不管速度快与慢，也不管你忙与闲，都能一下子让人安静下来。在古意盎然的老街上，生生不息的叫卖声像是从过去传来。下午的阳光尤其有那种让人梦幻的魔力，不会像清晨那样爽净，不会像黄昏那般昏沉，那是让人游离于真实与虚幻之间，像是令人迷惘而又清醒的梵音。

我先前并不了解谭伟海。这一次去就是为了他的到来，接受一个小小的任务。但是迟与早有时候真不是问题，知道与了解有时候是两码事。我们身边有很多人，有很多知道的人，可也许你一辈子也不会去了解他，当然人家也未必了解你。所去荷花塘特校——这个地方我也是早就知道的，但也居然是多年以后才真正地走进去。事情就是这样的，抵达没有迟早，只有与否。听大家介绍谭伟海的事迹，之前大概媒体上也有一些囫圇的印象，这一听说介绍不至于震惊，但也总算了解更多的细节。

但我以为直到我离开的时候，我还是不了解谭伟海。直到第二天收到许多的资料，其中有一个文件夹里是他演奏的曲目。这个早晨就在笛声中开始，对于这个乐人的了解也正是从此开始。笛声清冽如水，流淌在一个陌生的早晨，却让人感到异常的亲切和熟悉。我知道如果是一个普通的音乐人，演奏诸如《姑苏行》这样的名

一排白杨，半壁残垣，点点菜花黄；几多遐想，万般钩沉，滴滴旧时情。无意间看见不知女儿何时在乡下拍到的一张照片，自然知道她是无意抑或好奇而为之，却不禁勾起我尘封的记忆。

这一段土窑的遗址竟然被女儿拍得如此美丽，色彩的对比和搭配使我久久地凝视，越发痴迷而沉醉，半壁残垣竟然那么清晰地渐渐完整起来。

茅草的房屋是我童年对家的印象，我依稀记得父母带着我和姐姐同祖父分家单过砌房的事。房子一共三间，土坯的墙，稻草的屋面，屋里的地面是用草灰和着黄沙泥用石礅压平的，我和姐姐也算有了属于我们的房间，尽管是跟厨房共用一间，这样的屋子一直住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期间大盆小碗接漏雨、屋面也常换稻草的经历自然不会少。

分田单干后几年，农村星星点点地有人家砌起了砖瓦结构的平房，多为家人当时有人在外面是工人的。父母跟许多当年的同龄人一样，渴望着能为子女和自己建成结实牢固的瓦房。在既差钱又难以借多少钱的情况下，如何尽快地实现这一梦想，成为他们那一辈人最现实的“研究课题”。最后几个叔伯兄弟一致决定：请师傅砌土窑，自己弄土砖坯自己烧。就这样一个一窑能烧几千块砖的土窑就出现在照片中的位置。

攒砖坯、晒砖坯、烧砖坯、出窑，就成了我那时期难忘的记忆。一般攒砖坯都是在夏天，一是好晒，二来麦草最适宜烧窑。父母只要忙完农活就在家后面攒坯，帮忙也成为我和姐姐业余生活的一部分。父亲都是打着赤膊，顶着骄阳，把揉熟的泥土“啪”地一声攒

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，早起打车来到郊区

的竹海，已有很多游客在排队了。

来宜兴两个月，太阳从来都是像个黄花大闺女，遮遮掩掩不肯见人，今天却非常给我这个新导游面子，难得大方大方地露出了脸。

竹海上山的地方有个很美的名字：海底。名字美风景更美。走在蜿蜒陡峭的石径上，两旁都是望不到边的竹林，竹子密集又高耸，抬头望去似乎真的是从深海翘望苍穹。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，如果这片竹海很多年前就有，怕是有许多的诗人隐士不远万里也会慕名而来。清晨而起，拾级而上，拭去一把汗，吟出一首诗。

除去这自然的美景，爬山的人不得不说的也是一道风景。山不高，却陡得厉害。我们爬到山顶用了一个小时，其中有一小半的时间抱着路旁的竹子喘气，瘫坐在石阶歇脚缓劲，“哎呦，不行了！”“歇会儿歇会儿！”诸如此类话语不绝于耳。

老爸喘着粗气笑着说：“唉，果然是老了，以前爬中山陵，一口气不停直奔到顶，现在……”“明明是这座山路陡难爬嘛！”为了安慰老爸，我也席地与爸倚背，“看我正当青春年少，我也爬不动啊。”

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时间何曾不是像山一样，人在其中尚不知，回头望去的时候才猛然觉得白驹过隙。上一次一家人一起爬山还是2004年的华山了，一晃十年。十年前是爸不停地鼓励哭着闹着爬不动的我，十

阳光的声音

□周荣池

曲倒也并不令人讶异。但是谭伟海的世界里没有光明，他只有在这陌生的世界里寻找属于自己的阳光。庆幸的是他找到了。黑暗终于没有能够阻挡他的脚步，因为他的心里一片光明，笛声正是他生命里最绚烂的阳光。现实的路途太过疲惫，眼见的世界其实也未必那么唯美，抵达有时候往往收获一种失落，向往才是这世界上最美好的风景。二十七岁的笛声悠扬里，有太多的风景：从塞上到绿洲，从牧场到快活岭，从他乡到故里……残酷的现实挡住的只是谭伟海的脚步，美丽的梦想延伸的却是谭伟海的心灵。一个朋友在“说说”里写的真好：没有残缺的身体，只有残缺的心灵。这一点真让我们自以为是的健全人感到汗颜，我们有多少时候是这样乐观地生活着，而不是拖着一副好皮囊却牢骚满腹地与这个世界周旋。从一个盲人的音乐里看到光明，我真觉得真正瞎了的是我们自己。他的音乐里是那么达观与激越：温暖的《摇篮曲》，绵绵的《想亲亲》，悲切的《叹香菱》，哪怕是哀愁的《别亦难》……你想到这是黑暗里爆发出的光明的话，悲伤也会成为一种激越的情绪。

草木有情。一管笛子从碧绿的竹子成为乐器，似乎失去了生命，却又在有情人的手上得到了新生，并且在光明的音乐里永生。这一曲曲来自黑暗的声音，是世上最灿烂的阳光。

老家的旧窑址

□黎业东

在木制的土坯模具里，用钢丝做的弓切去多余的泥，松开模具，一块砖坯就成功了。父亲啪啪地不停攒着，我们就吭哧吭哧地搬到平整好的地方去晒。看着父亲

攒得那么带劲，我很羡慕，于是就乘他喝茶的时候去攒，切开一看，竟然都是缺角的废品，父亲就在旁边笑。

土坯自然是怕水了，夏天雷雨也多，变天抢收抢盖土坯就成了很严峻的攻坚战了。尽管每次全家都以最快的速度赶到，可还是有时损失一些土坯，更惨的是由于土坯堆因为漏雨而坍塌掉。

强度最大的要算烧窑了。土坯也干了，麦秸也有了，就准备烧窑了。由窑师傅把土坯码到窑里，然后就在他的指导下烧了。一窑要烧几天几夜呢，父亲弟兄几个就轮流烧窑看窑。我也很兴奋，一有时间也过去搬草，灶膛的火光映红父亲的脸庞，也映出了红红的希望。

一窑土坯都烧成火红火红，就在窑上通过几个小孔往里慢慢注水了，水都是一担一担地挑上去，随着水的慢慢渗透，窑上弥漫着阵阵热气，烧红的土坯也变成了青砖。出窑时家人把砖头运到家前屋后，粘满砖灰的脸上洋溢着欢笑。

看着这些散发着特殊气息的青砖，我想着宽敞的瓦房。没有多久，就用父亲攒出来的砖头砌了四间砖瓦房。

女儿和我都认为这张照片很美，可我们发现美的角度并不一样。

年后打着退堂鼓要下山的是我爸，这样想着心中泛起复杂与沉重，时间在改变了什么。

如果时间是纵轴，距离是横轴，来勾勒出这么大一个世界，那么我们怕是都不能算上一个点。有时候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很奇妙又很残忍。比方说我们三口之家，就像这浩瀚宇宙中的一颗恒星，从年轻有活力逐渐成熟，又走向衰老，不管鼎盛时期如何，最终都会分崩离析。但给我留下的始终是那样美好。

又比方说那个被我称作“家”的地方。它有一天与我无关吗？你说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回忆吗？那它记得曾经有那么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它是属于我们三个人的吗？也许它还记得

在我们之前它还有很久属于另一个人，另一群人。

回忆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回忆当时的事情，一种是回忆当时的心境。第一种方式是在快进，第二种方式就会慢放，回味这样的记忆的时候，好像能尝出当时口中糖的甜味，能嗅到阳台上花的清香，能感受到阳光落在脸上的温暖。

时间过去了，第一种回忆留在了纸上，第二种回忆留在了心里。我想我明白了，其实这个世界是这样的温柔，它让所有的幸福留在所有明白它的人心中，你不必知道他人的喜怒哀乐，别人同样也不必了解你的悲欢离合。我所纠结的不过是我们的足迹就这样在这个世上消失，现在看来那又何必留下呢。在你之后，那些美好散了便散了吧。

邮筒

□秦一义

不考究它的历史了，但我与它打交道也有几十年了吧。十多岁时我就为家里写信。兄长在部队当兵，隔三差五地往家里寄信，每当收到红三角免费邮戳，我们家人都十分欣喜，我就拆开信念给父母听，知道他在部队安好，我们就放心了。父母催促我要及时给哥哥回信。除了哥哥，我算是家里的“文化人”了，给兄长及亲友写信是我义不容辞的事情，信写好后，得先念给父亲或母亲听，觉得没有什么好修改了，就誊清，到邮局买信封和邮票，信瓤塞进信封，在信封上写上该写的地址、姓名等，拈起指头探进邮局备好的浆糊罐里，取来浆糊，封住口，贴上邮票，走近邮筒，从筒口往里塞信。听到啪的一声，知道信封在筒里安稳了，此时，我的心也放下了，想象着信件即将在邮政人员手里盖戳走上邮途了……

除了给家人、亲友写信，我也早早地进行了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。那时的写作一如写信，靠刀耕火种，一支笔，一本纸，写好了照例装进信封，贴上邮票（写给单位的新闻稿文艺作品稿曾一度可免邮资），自己投进邮筒。岁月回眸，我与邮筒亲密接触也有几十年历史了。有了电脑、互联网，逼着我做起了“潮人”，写信、发稿用电子邮箱，早与纸质书信拜拜了。邮局也常常要去的，偶尔有笔小稿费要拿，更多的是与“资金往来”打交道。现在的邮局服务也“多元”了，兼搞邮政储蓄，代办水费、电费、养老金、火车票……不管咋的，这些都跟邮筒无关了。每每进邮局，打邮筒身边走过，并不曾拿正眼瞧过它，更不曾抚摸过它，总是忽略了它的存在。但有时无意中看一眼邮筒，它的口还是那样张着，口下的开筒时间还那么清晰。这些都给人几许遐想。寂寞的邮筒哦，让我想到了一句古诗：“白头宫女在，闲坐说玄宗。”这邮筒不就像玄宗时期的宫女吗？朝代替更了，天皇老子换了，幸存的宫女还在诉说着陈年往事；看那煞有介事的开筒时间，是不是还真的有人往邮筒里塞信呢？邮政人员是否还按时打开呢？

怀念用纸质写信的日子，总要想起一些古诗，如老杜的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，岑参的“马上相逢无纸笔，凭君传语报平安”等，现在纸质书信不传了，即使有也成了收藏品了。但历史在变，时代在变，境况迥然，纸质书信的有或无，也不再让人感慨什么了。信息化时代，互联网、手机等媒介，可让人在瞬间“思接千载，视通万里”，那种一支笔、一张纸式的书信往来当然过时了。不如把邮筒也撤了，省得广告信借助它满天飞。

轻叩夏天的门

□周顺山

春天绝对是一个胡搅蛮缠的角色，她的随心所欲和变化多端总让人措手不及，却又哭笑不得。明明是艳阳高照，春暖花开，不知从何处刮来一阵风，卷起一道尘，飘来几片云，转眼间便是寒风凛冽，细雨绵绵，把你一身的鸟语花香杀得片甲不留。乍暖还寒的气温，更是大起大落，像一个完全不懂音乐的孩子在琴键上快乐地奔跑，各种音符毫无节奏地跳动着，跳得你手忙脚乱。于是，妻子不停地抱怨着粗心的男人把衣橱翻得乱七八糟，洗净晒干叠好的棉衣又被拖得七零八落。妈妈更是为孩子穿怎样的衣服而愁眉苦脸，穿厚实了，孩子热得脱，会感冒，穿单薄了，孩子又冷得慌。有人一件短袖便招摇过市，与他擦肩而过的却是羽绒服；男人驮着重重的棉袄在等车，却目不转睛地盯着身旁的花裙子；老人们经验般地还裹着经历整整一个冬天的棉衣，不敢脱；漂亮的女同事早已换上婀娜多姿的夏装，一见面，笑吟吟地问我，热吗？我拍拍棉外套，苦笑道，准备穿到六月一日。

也不知哪天的清晨，出奇地安静了下来。那些天还未亮就在窗外喋喋不休的鸣叫，也不知

每次打邮政支路路过，见到绿色的邮筒孤独地站在营业厅门外，心里就有种复杂的情愫，也每每此时，总要问一问自己：多少年不往邮筒里塞信啦？

大概有了邮政局就有了邮筒，这里我不考究它的历史了，但我与它打交道也有几十年了吧。

除了给家人、亲友写信，我也早早地进行了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。那时的写作一如写信，靠刀耕火种，一支笔，一本纸，写好了照例装进信封，贴上邮票（写给单位的新闻稿文艺作品稿曾一度可免邮资），自己投进邮筒。岁月回眸，我与邮筒亲密接触也有几十年历史了。有了电脑、互联网，逼着我做起了“潮人”，写信、发稿用电子邮箱，早与纸质书信拜拜了。邮局也常常要去的，偶尔有笔小稿费要拿，更多的是与“资金往来”打交道。现在的邮局服务也“多元”了，兼搞邮政储蓄，代办水费、电费、养老金、火车票……不管咋的，这些都跟邮筒无关了。每每进邮局，打邮筒身边走过，并不曾拿正眼瞧过它，更不曾抚摸过它，总是忽略了它的存在。但有时无意中看一眼邮筒，它的口还是那样张着，口下的开筒时间还那么清晰。这些都给人几许遐想。寂寞的邮筒哦，让我想到了一句古诗：“白头宫女在，闲坐说玄宗。”这邮筒不就像玄宗时期的宫女吗？朝代替更了，天皇老子换了，幸存的宫女还在诉说着陈年往事；看那煞有介事的开筒时间，是不是还真的有人往邮筒里塞信呢？邮政人员是否还按时打开呢？

怀念用纸质写信的日子，总要想起一些古诗，如老杜的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，岑参的“马上相逢无纸笔，凭君传语报平安”等，现在纸质书信不传了，即使有也成了收藏品了。但历史在变，时代在变，境况迥然，纸质书信的有或无，也不再让人感慨什么了。信息化时代，互联网、手机等媒介，可让人在瞬间“思接千载，视通万里”，那种一支笔、一张纸式的书信往来当然过时了。不如把邮筒也撤了，省得广告信借助它满天飞。

哪去了。放眼看去，偶尔一两只鸟的身影从一片绿中飞出，立即投入另一片绿中，只是抛出几声高亢的鸣叫。一排排树拼命地绿成了一堵堵墙，好似哪个孩子用绿色的画笔在玻璃上狠狠地拖了几笔，凝结成块。淡淡的云几乎是不动的，毫无表情地静静地妆点着空荡荡的天空，显得那样的寂寞与孤单。太阳终于成熟起来，一照面，便热情四射，让人眯缝着眼也感到有点燥热。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花，更是羞得支离破碎，各种形状不一的果实悄悄地躲在背后，一言不发。就连小狗小猫也懒得在花丛里追逐打闹，只是趴着、躺着，静静地想着什么，身边倒是飞着一两只不知趣的蜻蜓、蝴蝶、蜜蜂。

一切是那样的静谧，看得我直发笑。春天就是这样的调皮，把能够折腾的全折腾遍了，突然一撒手，悄无声息地走了，连一个华丽的背影也没有留下。有的，只是不知何时落在你脚边的一片花瓣，沾着泥，默然无语。算了，算了，你挽起衣袖，拾起花瓣，遗憾地轻叩着夏天的门。

树的绿色映衬下，那辽阔的金黄更是夺目耀眼。小小的蜜蜂在油菜花间唱着欢乐的采蜜歌不停地忙碌。多姿多彩的蝴蝶在百花丛中尽情地飞舞嬉闹。

极目远望，绿树成荫，百花盛开，争芳斗艳。鸟儿时而唱着欢乐的情歌飞翔在天空，时而在树丛中追逐嬉耍。被人们称为报春天使的燕子双双尽情地在原野上空飞翔，为庄稼清除害虫，衔泥筑巢繁衍后代。田埂边、圩堤旁，不时地看到人们在采摘枸杞头、香椿头、马兰头、黄花菜、蒲公英、野水芹、野小蒜（薤白）等春天大自然赐给人们的既能入药又能食用的生态植物。池塘边、河渠旁，有不少情趣盎然的人在聚精会神地垂钓。农田里春耕生产已拉开了序幕，农民在播洒着希望的种子。大自然中生机勃勃的春之声，给静谧的乡村大地增添了无限活力。

轻叩着夏天的门。

春之声

□施正荣

春天，迈着轻盈的脚步来了，春回大地，招来了清脆优美的鸟鸣，带来了振奋人心的春之声，到处都是欢迎春天到来的喜悦。

阳春三月最好是，整个大地焕发出新的生机。我喜欢在这个时节到大自然中去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最能体会春天的气息。走进大自然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郁郁葱葱、万紫千红的世界。辽阔的原野一片翠绿，宽宽的水渠和池塘孕育着满满的碧绿的水，那水绿得可爱，绿得温柔。

迎面吹来的春风，是春天到来的标志。和煦的春风拨弄着沉寂的心弦，春风温文尔雅。柔柔的春风吹过，拂过脸颊，留下一种浸润的感觉。春风吹拂大地，吹醒万物复苏，嫩芽钻出了泥土，伸展出枝梢。柳絮像雪花一团一团地在阳光下迎着春风漫天飞舞，轻盈多姿。

经历了冬天的考验，万物终于又呼吸到春天的阳光，和那露水般清新的空气。明媚的春日驱散着寒冷的迷雾，牵着你走出那久寒的冬天，用自己的光和热，催醒沉睡着的一切，让你欣赏绿色的嫩芽在原野中奔腾。

一场细密的春雨滋润万物，给它们带来了蓬勃的生机。乡村原野，经过春雨的洗礼，绿油油的麦苗长得更加茂盛，黄澄澄的油菜花更是令人陶醉，这时你会发现，在蓬

勃的绿色映衬下，那辽阔的金黄更是夺目耀眼。小小的蜜蜂在油菜花间唱着欢乐的采蜜歌不停地忙碌。多姿多彩的蝴蝶在百花丛中尽情地飞舞嬉闹。

极目远望，绿树成荫，百花盛开，争芳斗艳。鸟儿时而唱着欢乐的情歌飞翔在天空，时而在树丛中追逐嬉耍。被人们称为报春天使的燕子双双尽情地在原野上空飞翔，为庄稼清除害虫，衔泥筑巢繁衍后代。田埂边、圩堤旁，不时地看到人们在采摘枸杞头、香椿头、马兰头、黄花菜、蒲公英、野水芹、野小蒜（薤白）等春天大自然赐给人们的既能入药又能食用的生态植物。池塘边、河渠旁，有不少情趣盎然的人在聚精会神地垂钓。农田里春耕生产已拉开了序幕，农民在播洒着希望的种子。大自然中生机勃勃的春之声，给静谧的乡村大地增添了无限活力。

孟城驛

题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唐素梅